

辛亥前後 (二)

王成聖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年，適值孫中山先生四十初度，其後渠曾追記該會成立之重大意義，略云：「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功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

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見孫文學說「有志竟成」篇）。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旋於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七日）與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仁商妥移交事項，改作同盟會之機關報。詎料翌日忽奉日本政府之通知，以該雜誌刊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應予禁止發行，並將已印就之雜誌全部沒收，尤派警員赴該社追問辦事人員，該雜誌至此唯有宣告停刊。惟該社主持人宋教仁仍將一切簿記、款項、圖書、器具及印信，全部移交同盟會。經累月之開會籌商，多方籌劃，方

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七日）另行創辦民報，正式發刊於日本東京，由張繼擔任發行人，有以加強宣傳力量，闡揚革命理論，並標明六大主旨於次：

- 一、顛覆現今惡劣政府。
 - 二、建設共和政體。
 - 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
 - 四、土地國有。
 - 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之聯合。
 - 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命事業。
- 同日之民報創刊號上，曾復由孫中山先生親撰發刊詞，正式揭櫫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爲三民主義見諸文字公諸世界之始，同時亦爲中國同盟會政綱之揭佈，爲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之第一篇重要文告。

民報社地址設於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中國同盟會會員先後在民報主筆政者，計有陳天華、胡漢民、章炳麟、朱執信、宋教仁、汪兆銘、但懋、汪東、黃侃（季剛）、劉光漢等。民報共出二十六期，其第二十四期之發行日期爲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月十日，嗣後即爲日本政府所禁止。惟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二月，又由汪兆銘復出二期，其發行地址名爲法國巴黎侶漢街四號，實則仍在日本印行。



「四大寇」之一，在中山先生倡導革命初期奔走最力的陳少白。



與中會在檀香山成立後，首先加盟之孫眉，係孫中山先生胞兄。

革命黨與保皇黨先是在廣州、香港、檀香山等地屢有言論上之鬥爭。自民報創刊後，兩派短兵相接，開始作正面之激烈衝突。保皇黨以新民叢報為立足點，革命黨則以民報為根據地，大張旗鼓，施保皇黨以迎頭痛擊，如民報所載之「民族的國民」、「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希望滿清立憲者盡聽諸」、「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革命可以召內亂說」、「告非難民生主義者」諸篇，義正辭嚴，大氣磅礴，不僅予保皇黨徒以當頭棒喝，同時亦足以發聲振聾，提高國人之排滿革命情緒。因此當年民報與新民叢報之論爭，其於中國近代政治史，暨中國大革命之重要性，較若干實際革命行動之影響力，殆有過之而無不及。

同盟會的迭次起義

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後，中國革命迅即進入實際行動階段，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八月初十（九月八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即委令馮自由、李自重等赴香港，着手組織港澳及廣州等分會。馮李等抵港後即與與中會之老同志陳少白等籌商，但凡在港之與中會會員一律填寫誓書，加入同盟會，同盟會香港分會於焉宣告成立，推舉陳少白為會長，鄭貫一為庶務，馮自由為書記。其後同盟會迭於華南各地舉義，實以與中會香港分會之致力為多。

庚子亂後，清廷為緩和革命空氣，力求迎合時代潮流，作苟延殘喘，垂死掙扎之計，先則實行變法，恢復戊戌百日維新諸項措施，停科舉，廢八股，詔令各省廣設學堂，籌設陸軍中小學暨武備，弁目各校，派遣學生留學東西各國，規劃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增設商部，進行修築鐵路暨開發礦產，光緒三十一年秋，復派端方、載澤、紹英、戴鴻慈、徐世昌五大臣，出洋

考察憲政，企圖以偽言立憲，愚弄國人耳目，阻遏革命洪流。惟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之一月餘，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四日）遂有安徽桐城人吳樾，展開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行動，炸五大臣於北京前門車站，雖僅端方、紹英二人微傷，吳樾且不幸殉難，然而此舉已使清廷大為震撼，滿清親貴，氣為之奪。清廷欺騙國人之手法，終告揭破，於革命工作之進展，實有莫大之影響。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正月二十日（二月十三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自日本轉赴西貢、新加坡，籌劃革命經費，並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分會，作為南洋英、荷兩國屬地之總機關部，以晚晴園為會所，初次開會加盟者有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許子麟等十二人，公舉陳楚楠為會長，張永福副之。同年五月，再度自日本赴南洋，在吉隆坡、芙蓉、怡保、麻六甲、砂朥越、檳榔嶼等地遍設同盟會分會。革命事業之進展，乃呈一日千里之勢。

同年九月，同盟會會員劉紹一、蔡紹南等由日本返國，在湖南醴陵、瀏陽、衡山一帶奔走呼號，鼓吹革命，適值中部各省歲逢災歉，饑民遍野，尤以湘贛邊境之萍瀏醴各縣為甚，該區又為哥老會黨聚合之淵藪。先是，甲辰（一九〇四）九月黃興、劉揆一等會合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謀舉事於長沙，事洩未成，馬福益被清吏捕獲施以酷刑然後處死，使該區哥老會徒聞之大憤，革命復仇之念益熾，乃由會黨首領龔春台、李金奇、蕭克昌、姜守旦等糾集會眾，起而響應。與劉道一等計議兵分三路，圖謀大舉。十九日（十二月四日）劉道一等聯絡哥老會徒舉事於萍鄉、醴陵，三日後瀏陽起義，聲勢浩大，使湘鄂贛蘇四省督撫大為震驚，急遣四省勁旅馳往圍攻。東京同盟會同志聞訊相率回國從軍參加革命，是為同盟會成立後首次舉事，亦即所謂萍瀏醴之役。

惟以斯役準備未週，步驟凌亂，一經湖南、

江西、湖北、江蘇四省清軍馳往圍攻，萍瀏醴起義旋即歸於失敗，龔春台、劉道一等相繼遇害。清軍濫施屠戮，無辜平民被殺者竟達一萬餘人。返國參加萍瀏醴起義之同盟會員，亦多被清吏逮捕，影響所及，東京同盟會本部連同四省革命同志均受重大打擊，茲予分別列述如下：

一、湖南：寧調元被捕，劉道一見殺，原繫獄之禹之謨亦遇害。

二、湖北：胡瑛被捕，該地革命團體日知會因而被封，其主要份子季雨霖、劉靜菴、朱子龍、殷子衡等均被捕下獄。

三、江蘇：楊卓林在揚州被殺，孫毓筠、段雲書、權道涵在南京被捕。江蘇新軍中之革命同志如趙聲、倪映典、林述慶、柏文蔚、冷遜均因此役為江督端方所疑，分別予以撤差。

四、由於萍瀏醴之役聲勢浩大，各地被捕同盟會員亦多，牽涉過廣，乃使清廷獲知革命之策源地係在東京之同盟會，據而向日本政府交涉，孫中山先生遂不得不率領黃興、胡漢民、汪兆銘等離日轉赴安南河內。

萍瀏醴與潮州起義

然而萍瀏醴之役實亦曾有助於未來革命形勢之發展，茲予論列如下：

一、由於孫中山先生、黃興、胡漢民等之由日轉赴西貢，就前此努力經營之南洋革命基地，加以充份利用。遂有嗣後數年方興未艾，前仆後繼之潮州、惠州、欽廉防城、鎮南關、河口起義諸役。

二、當與中會時代，起義地點僅限於廣東，規模亦屬有限。從未有如萍瀏醴之役震撼四省，動搖清廷華中腹心之地。因此革命浪潮隨而淹沒長江中部，使清廷及各省疆吏大有談虎色變，隄防不安之概，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奠定勝利成功

之初基。

孫中山先生偕黃興、胡漢民等旅居安南河內時期，基於萍瀏醴一役因時機不密，步驟不一，所接受之失敗教訓。尤以革命浪潮，風起雲湧，黨人散佈各地，紛紛亟謀舉義，為免重蹈覆轍，乃編制革命方略，由同盟會本部頒佈各省會員，以使義師發動時有所準繩，齊一步調。是項革命方略計分十五項，包括：（一）軍政府宣言，（二）軍政府與各地民軍之關係條件，（三）軍隊之編制，（四）將官之等級，（五）軍餉，（六）戰士賞卹，（七）軍律，（八）招軍章程，（九）投降兵勇條件，（十）略地規則，（十一）因糧規則，（十二）安民佈告，（十三）對外宣言，（十四）投降滿洲將士佈告，（十五）掃除滿洲租稅厘捐佈告。

在上列十五項革命方略中，最關重要者厥為第一項軍政府宣言。同盟會成立之初，並無宣言之發佈，至此始以革命方略之軍政府宣言代之，軍政府宣言首即昭告天下，有云：

「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自今而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

中國之「國民革命」一詞，不僅在此初度出現，且已作明確之定義。在「軍政府宣言」中，尤且闡明國民革命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其實施之次序，則分為三期。第一期為軍政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第三期為憲法之治，是即破壞時期，過渡時期與建設完成時期。嗣後孫中山先生手訂之建國大綱，其起源即肇於此。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孫中山先生一行抵達河內後，立即設立機關，籌畫革命軍事。自此革命活動地區，轉移及於滇、粵、桂三省邊境。依孫中山先生之原定計劃，擬於三省邊

區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而向內陸推展。因此，當光緒三十三年、四年之交，乃接續而有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防城、鎮南關、河口起義諸役之七次失敗，其主要癥結實在於下列數端：

一、事前難作周密計劃。
二、革命經費不充，餉械難以為繼。
三、三省新軍尚未能取八旗兵，防營而代，支援響應欲振乏力。

四、三省清吏，如雲貴總督錫良、廣西提督龍繼光、防軍統領陸榮廷、兩廣總督周馥、廣東水師統領李準等，所部悉為親信部隊，祇知忠心保主，罔顧國家民族大義，作戰能力頗強，且三省相互聲援，調度至為靈活。

丁未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九日），孫中山先生生命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許雪秋首舉義旗於廣東潮州，並派喬義生、方瑞麟、郭守毅、張煊暨日籍同志宣野長知、池亨吉等為助，運動潮屬會黨，決分兩路舉事。詎料浮山一路發動後，行抵澄福舖，忽焉風雨大作，各地同志來會，因集合不便，旋聚旋散，竟至不能成軍，攻取潮州之計劃乃成泡影。翌日清軍聞訊大集，同志薛金福等殉難。潮州之役，至此宣告失敗。是為孫中山先生繼乙未廣州之役後，所直接領導之第二次起義。

黃岡舉事惠州響應

四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二日），同盟會同志余丑、陳湧波等再度舉事於潮州黃岡，一舉攻佔黃岡城，在舊都司府成立軍政府，推余丑為臨時總司令，佈告安民。十四日再向拼州進發，清將黃金福併力死守，革命軍以軍械匱乏，射擊不及，唯仍奮死環攻不已。俟十五日清軍大集，革命軍作殊死戰直至午後，終於子彈用罄後退保黃岡以

圖再舉。唯黃岡城中只餘一日存糧，清將李準又自廣州親率精銳兩千馳抵汕頭，革命軍彈盡糧絕，腹背受敵，經再三會議，唯有忍痛宣告暫行解散。是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第三次舉事失敗。

孫中山先生經營粵東起義，原冀潮州、惠州兩路義師並起，迫使清軍首尾不能兼顧。惠州方面，係派廣東博羅人鄧子瑜負其全責。然而潮州方面則許雪秋一敗於先，余丑、陳湧波再敗於後，鄧子瑜迫不得已，唯有潛入惠州，連絡陳純、林旺、孫隱等同志，集合會黨，決在惠陽、博羅、龍門等處分三路與兵舉事。後以博羅、龍門兩處會黨不易集結，遂號召志士百餘人集中於距離惠州府城二十里處之七女湖。四月二十二日（六月二日）革命義師奮勇出擊，七女湖扒船營勇急起應戰，被革命軍全部繳械。革命軍乘勝挺進，攻勢凌厲。粵督聞警飛檄洪兆麟、李聲振、吳鰲諸路清軍合拒，革命軍大奮神威將之一擊潰。粵督急調李準時在汕頭之銳卒二千馳援惠州，革命軍與清軍鏖戰十餘日後，終以黃岡已敗，彈藥又缺，勢難持久，遂將槍械埋於地下，然後宣佈解散，是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第四次起義。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春，孫中山先生再接再厲，四度領導同志相繼起義，雖則連續受挫折，然革命同志前仆後繼，奮戰不已之英勇表現，實已激盪國內之革命怒潮，如火如荼，蓬勃以興。惠州七女湖革命軍失敗未及一月，五月二十六日（七月三日）徐錫麟舉事安慶，槍殺安徽巡撫恩銘，原擬一舉盡殺安慶清吏，乘勢溯江直下，攻佔南京作為根據，與在紹興之同盟會員秋瑾聯為一氣，據有東南，進而推翻滿清。但以事機外洩，為清吏所偵知，徐錫麟為形勢所迫，唯有倉卒提前發難，乃以所約同志不及如時抵達，皖省軍界同志亦並無所知，徐錫麟等於槍殺恩銘，襲取軍械局後，起義同志僅得三十餘人，清軍則旋即大集，將軍械局嚴密包圍，自正午十二時

戰至下午四時，徐錫麟偕同志十餘人力竭被擒，是役清兵死傷近百，皖中爲之震動，徐錫麟及其男弟子徐宗漢慷慨赴義於安慶監獄，徐錫麟殉難之前尤有壯語：

「功名富貴，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無憾！」

由於徐錫麟舉事告敗之影響，安慶起義十日後，六月初四（七月十三日），同盟會女會員秋瑾，因安慶清吏捕獲徐錫麟之弟徐偉，供出徐錫麟之妻王氏實與秋瑾同主革命，紹興劣紳胡道南據而密告，致有紹興大通學堂秋瑾等同志之獄。

秋瑾之獄防城之役

秋瑾，字璿卿，號競雄，別號鑑湖女俠，浙江山陰（紹興）人，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遠適湘人王廷鈞，隨王入京服官。秋瑾賦性豪俠，篤信新學，卓犖有大志，與王落落難合，乃析產分居，甲辰（一九〇四）春，隻身赴日留學，次年同盟會成立，秋瑾爲欣然入盟少數女同志之一，不久回國，往返於江浙之間，組織光復軍，伺機起義。乙巳（一九〇五）正月，由徐錫麟委託担任紹興大通學堂督辦（校長），大通學堂原爲徐錫麟等訓練秘密黨徒之所，授以軍事常識，兵式體操，以備將來大舉革命時組織軍隊，正式與清軍作戰。

負責主持大通學堂後，秋瑾即以該校爲中心，秘密運動滬杭兩地之新軍暨學界，又親赴金華、處州諸地，區分光復會員爲十六級，並以秋瑾所作之七絕一首，作爲相互問之表記，詩云：

「黃河源溯浙江潮，爲我中原漢族豪，不使滿胡留片甲，軒轅依舊是天驕。」

復編制洪門部下，爲以次所列記號之八軍：「光復漢族，大振國權」。

秋瑾原已擬訂丁未（一九〇七）六月十日，首由金華起義，然後即以處州響應。一俟杭州清軍開城赴援金、處兩地，即以紹興黨軍渡江進襲杭州，而以城內之新軍、學生響應外合，一舉將浙江省城杭州攻克，計劃周密，原有相當之勝算，詎料徐錫麟在安慶被迫提前發動，雙方聯絡不及，致爲劣紳告密，紹興知府貴福派員會同會稽、山陰兩縣防兵前往掩捕。秋瑾先已有所聞，但爲匿藏槍械，勸促學堂師生暨辦事人員先行撤離，本人則不惜挺身而出，束手就擒，在解赴府署途中被清兵恣意毆打於先，鞫訊時又遭知府貴福嚴刑拷掠於後，秋瑾始終默無一語，僅書「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遂由貴福等逕予定讞。六月初六（七月十五日）凌晨四時，就義於軒亭口下，暴屍道旁，無人敢予殮葬，卒由秋瑾閨友吳芝瑛、徐寄塵收其遺骸，葬於西湖之濱。由於秋瑾死事之慘烈，清吏斷獄之草率，兼以紹興知府貴福等羅織成獄，株連無算，因而引起東南人士公憤，對貴福等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浙人尤且爲之大譁，秋瑾之俠名從而轟動全國，貴福之刑幕陳某因據理力爭而遭撤換，山陰知縣李鍾嶽亦認爲貴福濫用非刑之不當，曾親手劈毀刑具，後且懸槓自盡，以示抗議。秋瑾之獄遂成軒然巨波，浙江巡撫張曾擘爲此深心不安，請調江蘇則江蘇紳民拒之，請調山西則山西紳民一致指罵，貴福求爲安徽寧國守，亦爲當地人士所拒，由此可見秋瑾一案影響之廣遠。

是年七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三日），孫中山先生致函張永福、陳楚楠等，囑即在新加坡籌款，準備再圖大舉。同月下旬，同情革命之新軍統領郭人漳駐防欽州，同盟會員新軍標統（團長）趙聲亦率部開赴廉州駐防，欽廉接壤毗連，形勢險要，兩地既有內應，實爲前此未有之大好良機。孫中山先生乃派黃興、譚人鳳、王德潤、陶表封、曾傳範等潛赴郭人漳及其所部營中，復飭王

和順、胡毅生進入欽州腹地，聯絡民團，準備大舉發難。又有同志梁建葵（建陽）、梁少廷等在各鄉組織革命軍，三路發動，聲勢浩大。

起義前夕，孫中山先生以王和順都督軍事，梁建葵、梁少廷副之，復命香港馮自由暨日本之萱野長知，購辦械彈，運赴白龍潭起岸。詎料時在東京之章炳麟不諳軍機關係重要，逕以明碼電報舉發萱野所購之械彈過於陳舊，致使購械事洩，無法如期運出。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王和順以事機成熟，迫不及待，遂率革命軍三百人起義於欽州王光山，一仗大勝清軍。法蘭西新聞曾評論是役，有如下述：

「此處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敵軍四分之三，可稱奇捷。」

鎮南關上砲擊清軍

王和順一軍乘勝攻佔防城，當時革命軍已有一千之衆，槍止四百五百桿，復自防城進取欽州，暫駐紮距離欽州四十里之涌口，時在欽州城中之黃興，聞訊後立即帶隊六十人，赴涌口與王和順商定夜裏應外合攻城之計。但清吏欽廉道王瑚則已知有內變，晚間親自督隊巡城。新軍統領郭人漳見革命軍勢弱，唯恐不易成事，臨時生懼，內應計劃因之全盤破滅。七月二十九日（九月六日）凌晨四時，王和順如時領軍攻城，郭人漳即遣人前來告以王瑚有備，其所部尤且無法發動，力請中止前進。王和順迫不得已，遂於八月初三（九月十日）改趨靈山，詎料攻取靈山之要隘六峯山砲台又被清軍先行進駐，革命軍乃在砲台，縣城兩路夾攻之下奮勇攀援靈山城垣，迨翌日清兵援軍紛集，革命軍仍能分頭迎拒，愈戰愈勇，終以傷亡過多，彈藥不繼，被迫撤向廉屬伯通、花會廠、五王山等處，苦待趙聲來援。趙聲所部時在距廉州八十里之五利，渠因郭人漳按兵不動

，未敢貿然易幟。王和順待援不至，情知有變，因往獅子山撤退，曾與清軍宋安樞部兩營激戰一晝夜，再退羅蒙小洞，當時實已彈盡援絕，不堪再戰。王和順率二十餘人退入安南，命梁建葵率領餘眾退至三那解散，但梁建葵為保全革命實力，徐圖再舉，仍率精銳數百人進入十萬大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第五次起義，至此又告敗蹟。廣西鎮南、平宜、水口三關，係我國西南邊防要隘，其中尤以鎮南關古稱天險，法國人曾有「東方第二旅順」之譽。孫中山先生自梁建葵一支革命軍進入十萬大山後，乃改弦易轍，變更戰略，命王和順改向鎮南關方面進行，攻取要塞砲台，冀與十萬大山之革命軍遙相呼應。但王和順入桂後，因馮祥士司李祐卿不服調度，快快返回河內。孫中山先生即改派黃明堂代其任，以李祐卿為副，何伍担任支部隊長，通力合作，積極進行。

先是遣人與砲台守兵取得聯絡，復承當地會黨領袖「疤頭梁」梁正禮借助槍械。丁未（一九〇七）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一日）晚間，由黃明堂率領那模村鄉勇八十名，縋繩而降斷澗懸崖，繞道鎮南關之側背，向鎮南關上右輔山砲台發動攻擊，守兵百餘稍事抵抗即告投降。於是鎮南、鎮中、鎮北三關砲台一概落入革命軍之掌握。高山之巔首度飄揚青天白日旗幟，附近鄉勇散兵，紛紛前來投效。

次日上午，孫中山先生在河內接獲鎮南關捷電，立即親率黃興、胡漢民、胡毅生、盧仲琳、張翼樞、暨日人池亨吉、法國砲兵大尉狄氏男爵，乘火車直趨關下之同登。革命軍派隊來迎，燃點火炬乘夜登山，抵達黃明堂所守之鎮北砲台，犒賞慰勞，歡欣鼓舞，黃明堂且奏樂表示全軍恭迎革命領袖之忱，孫中山先生重履國土感慨萬千，曾致詞云：

「余自乙未廣州失敗以來，歷十有四年，至

是始履故國之土地，與將士宣力行陣間。」革命軍之原定計劃，佔據鎮南關後會合十萬大山之同志，會攻龍州（廣西龍津）。但十萬大山方面之同志因道路遙遠不克趕到，孫中山先生遂親率百餘健兒，與聞訊趕來之廣西提督龍繼光、防軍統領陸榮廷之四千餘悍卒，鏖戰多日，其間孫中山先生曾親自發砲，連續擊中清軍，欣然有謂：

「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發砲擊清軍耳！」

自十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二日）至十一月初四（十二月八日），革命軍以劣勢兵力，與強悍清軍鏖戰七晝夜，清軍死傷數百，惟革命軍仍以軍火用罄，眾寡難敵，終於初四日夜間放棄砲台，退入安南燕子大山。但革命軍之英勇不屈，已足使清軍聞風胆寒，廣西軍民由衷欽佩。革命軍棄守鎮南關時，青天白日旗猶在砲台頂端迎風招展，有一小童唯恐革命軍旗為清軍所獲，竟不辭生命危險，乘清軍未至登山取下，攜回家中予以珍藏，具見革命軍之風動四方，雖三尺童子亦知嚮義，是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六次起義。

欽廉河口功敗垂成

戊申（一九〇八）二月（三月），孫中山先生重振旗鼓，七次起義，以貫徹其經營滇粵，北伐中原之夙志。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七日），派黃興率領黎仲實、梁建葵、梁瑞庭、唐浦珠、劉梅卿，以越南華僑二百人組成之革命軍，自越南境內繞道進攻欽州。兩日後，破清軍於小峯，三月初二（四月二日）復大敗清軍三千餘衆於馬篤山，自此革命軍縱橫於隆雁、陳塘、那悞、馬路墟、柳綠、鳳岡一帶。於是，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先生復命黃明堂再舉義旗於雲南之邊防重鎮河口，四月初一（四月三十

日）黃明堂奇兵突出，迅將河口攻佔，擊斃清吏邊防督辦兼南防營務處王鎮邦，初四日（五月三日）黃明堂更進駐新街、分兵進攻蠻耗、蒙自。

惟黃興在欽廉二州、上思一帶與清軍激戰凡四十餘天，因其每戰不問清軍多寡，必先採取猛烈攻勢，使清軍望而生畏，往往不敢正面交綏，黃興之威名因此役而大著，國人咸知黃興善戰。然以孤軍力戰，曠日持久，戰力消耗，在所難免。至四月初四日黃興一軍又復彈盡援絕，尤且孫中山先生鑒於河口一軍進展神速，獨乏方面大將，統一指揮。因此電命黃興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馳赴河口，指揮革命軍繼續挺進。黃興遂率部退出欽屬，偕黎仲實等經越轉滇，餘衆仍回十萬大山。是役黃興所部僅二百餘人，與清軍二萬餘衆鏖戰四十餘天後，革命軍之損失，不過死二傷四而已。此一奇蹟之造成，對於革命軍嗣後迭次以少勝多之戰役，誠為莫大之鼓勵，此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第七次起義。

黃興奉孫中山先生之命，由欽屬戰地兼程馳赴河口前線，首晤黃明堂，籌商戰略，力促其增兵直趨昆明。黃明堂竟遲遲不能決，黃興決親率全軍出擊，黃明堂則僅撥兵百名相隨，而且行進不及兩里，即已紛紛散去。黃興被迫單騎折回河口，急召王和順，促其進擊，王和順亦以兵疲彈缺為詞，極力推諉。將士既不聽命，坐看大好進攻時機，錯失交臂，乃使黃興憂心如焚，憤而折回河內，迅速召集前在欽州並肩作戰之同志二百名，組成基本部隊，回滇作戰，担任前鋒。惜在自河內赴老街之火車中，被法警誤認為日人，遽加逮捕。胡漢民聞訊立即派人進行交涉，法政府竟藉口按照國際法例，遣送黃興出境。

至此黃興已無法再回河口，指揮作戰，而革命軍前敵將領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既乏軍事學識，又無統御能力，各自為政，徒知株守，遂使大好良機，為之盡失。雲貴總督錫良，方

始得以從容調遣清軍，以十倍於革命軍之兵力大舉反撲。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六日），河口棄守，黃明堂、王和順等率餘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途中迭遭清軍襲擊，損失不貲，後欲假道安南山西太原進入桂邊，又與法國駐兵發生衝突，經土豪「疤頭梁」之調解，暫止戰火，而由革命軍繳械，法方發給旅費，保障安全，然後全部遣往新加坡為條件。河口之役，亦即孫中山先生領導之第八次起義，至此宣告結束。孫中山先生論及此役，曾曰：

「我到新加坡後，則河口之事起，佔據四砲台，誅彼邊防督辦，收編清兵六營，本可進取，據有全滇，惜當時指揮無人，糧食不繼而退。」

綜計丁未（一九〇七）、戊申（一九〇八）兩年之交，前後不及一年之內，由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直接領導之革命軍起義，計有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防城、鎮南關、暨河口之役。以上諸役雖一一歸於失敗，但在同期之內，同盟會會務之發展，則斐然大有可觀，由同盟會會員個別發動之革命行動，亦層層見疊出，屢奪清廷之魄。前者如河內機關之建立，于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與東京民報相呼應，同為同盟會之重要宣傳機關，又如張繼在東京揭散保皇黨所開之政聞社成立會，予保皇份子以迎頭痛擊，如新加坡同盟會機關報「中興日報」之發刊，如劉公之組織「共進會」於武漢，成為同盟會之支流，復導致武昌新軍同盟會之組設，如仰光分會之終告於成。後者則如宋教仁自日本抵達遼東，籌畫在東三省舉行革命事敗，劉思復之謀炸李準未果，徐錫麟起義安慶，秋瑾紹興之役，尤有丁未十月間，四川黨員之在成都、瀘州、敘州、江安、隆昌、重慶等地相繼發難，掀起巴蜀之革命浪潮。又如戊申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九日）安慶馬砲營隊官（連長）熊成基之舉事敗績，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七日）又有葛謙、覃馥、嚴國

豐等在廣州防營運動革命，不幸事洩身死。在在顯示自同盟會成立後，排滿革命業已進入實際行動階段，而黨人志士之屢敗屢戰，視死如歸，實令清廷心摧膽裂，惶亂無主，大有舉止失措，防不勝防之概。

大革命之頓挫時期

然而，當此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勝利成功幾已在望之重要時期，革命大業，反受頓挫，致使大清帝國之覆亡，中華民國之建立，展緩兩年餘。蓋自革命據點自日本轉移南洋，孫中山先生在一年之內連續七次起義舉事，革命經費暨革

命軍所需之槍械餉糈，悉賴南洋僑胞本諸贊助革命之愛國熱誠，節衣縮食，踴躍輸將。七度起義所費已屬不貲，復以河口之敗，革命軍將士經法國安南官吏遣送新加坡者，前後計達六百餘人之多，南洋同盟會同志如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等，代籌衣食住宿，所需用度浩繁，時有難以為繼之歎。遜清末造南洋華僑擁有巨資者寥寥可數，其餘率多為中小型工商業者，及受薪階級。以一隅之地獨力維持轟轟烈烈之七次起義，實感力所不逮，因此若干僑胞因支援革命之故，其所營事業亦為之中落。孫中山先生担負黨員給養，起義餉械，於焉更覺困難。從而有轉向英法荷等國政府，及其資本家募款支援革命經費之擬議，



科孫子公長其及生先山中孫，年二前民
。歲九十年時生先科孫。山金舊于攝

因而欲赴歐洲活動。其後更因革命起義屢次告敗，安南、日本、香港等地已無法自由居處，遂決定作第四次環球之旅，專任籌款工作，俾使革命大業得以繼續。乃將國內革命計劃之進行，委諸黃興、胡漢民二同志，而於己酉（一九〇九）四月初一（五月十九日）自新加坡逕赴歐洲。

孫中山先生四度環遊全球，籌募革命經費期間，同盟會之重心既失，復以經費無着，國內革命之進行，幾呈停頓狀態，在己酉（一九〇九）全年之中，革命黨人之實際行動，僅有安慶起義失敗之熊成基，於是年十二月二十日（陽曆一九一〇年元月三十日）在哈爾濱謀刺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海軍大臣載洵不果，被執遇害。至於同盟會務之進行，則孫中山先生於九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抵達美國紐約，設立同盟會分會。同月，命黃興、胡漢民返回香港，假黃泥涌道成立南方統籌機關，名為同盟會南方支部，以胡漢民為支部長。該支部之經費，悉由香港同志負擔，林直勉、李海雲兩同志尤其傾家相助，了無吝色。南洋荷屬各地暨英屬各地同志亦盡力報效軍資，遂使同盟會南方支部得以開始籌畫廣州新軍起義。

廣州新軍起義始之於趙聲去國抵港，趙聲字伯先，原為滿清新軍中堅，迭在南京、廣州担任軍職。天賦豪邁，嫻於軍事，深明民族大義，江南暨廣東軍界之革命種籽，泰半係由趙聲所散播。而趙聲亦因此屢屢見忌於兩省督撫，欽廉起義失敗後，趙聲即交卸兵權，遠走南洋，復抵香港加入同盟會南方支部，日夕與胡漢民、黃興等規劃廣州新軍起義事宜。並以運動新軍之重責，委諸趙聲之同窗倪映典。

倪映典，安徽合肥人，初在南京任江南新軍砲隊、馬隊隊官（連長），曾經密謀在安徽起義，事洩逃赴廣東，加入同盟會，一面仍為廣東新軍砲營排長，後遭粵督之疑去職，乃往返港穗間

，專負運動新軍之責，為同盟會南方支部委為總主任。當時廣東一省共有軍隊萬餘，唯新軍訓練有素，配備精良，且智識程度較高，易於接受革命思想。經倪映典設機關於廣州天官里寄園巷，經數閱月之深入運動後，迄至十二月（元月），新軍官兵已有三千餘人加盟。南方支部於為決定再度舉事於廣州，命廣東平遠人姚雨平運動省會廣州附近之巡防營，朱執信、胡毅生往說番禺、南海、順德之民軍屆期作為響應。

庚戌廣州新軍之役

同盟會南方支部經由會議方式，決定於庚戌（一九一〇）正月元宵前後舉事，倪映典旋即回穗妥為佈置。但在己酉（一九〇九）農曆除夕，駐穗新軍三標（團）中第二標之一名士兵，遽因細故與廣州警察發生衝突，警方率爾加以逮捕，引起二標士兵之激憤，庚戌農曆元旦，二標士兵百餘人即攜械入城，搗毀警署五署。粵督袁樹勛獲報，立飭中軍協領、水師提督、巡警道、廣州知府、總兵二員前往彈壓。詎料新軍因舉事在即，不免氣揚志驕，非特不聽號令，尤有變本加厲，不惜擴大事態之勢。倪映典乃急馳香港，向南方支部報告軍心已動，無從遏止，請准提前起義。南方支部乃將起義日期提前為正月初六（二月十五日），然而倪映典當晚返穗，獲知新軍第一標已被捲入漩渦，而廣州將軍增祺、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水師提督李準已有嚴密戒備，旗兵正運砲登城，自燕塘至省城要隘，悉為李準所部嚴密控制，形勢急迫，無以復加。翌日新軍一動，若非有人領導指揮，背城借一，否則鼓噪而出，各自為戰，勢將自投羅網，全軍盡墨。因此，總主任倪映典引救國救民，解救新軍弟兄為己任，不惜犧牲一己，鉅而走險。先赴廣州諮議局，猶冀會晤同志，俾得贊助，至時既見閱無一人，遂取手鎗

兩支，而於初三凌晨，突入新軍營地，拔鎗擊斃管帶漆汝漢，吹號集合新軍將士，為告當前情勢之危急，新軍將士見倪映典到，大喜過望，立舉倪映典為司令，遍搜各處，獲得子彈萬餘發，高呼起義，列隊進攻五羊坡。

倪映典所率領之革命新軍，進抵廣州東門茶亭附近，恰與李準所部二千餘人猝然相逢。清軍派童常標、李景濂趨前勸降，倪映典昂然作答：「今為我革命軍起義之日，君當助我光復漢業，則吾黨亦必推重，建功立業此其時矣！甚望君等即告李準，尅日贊成革命，宣佈獨立，以拯我漢族於沉淪，否則我新軍決不退！」當時，童常標報顏答曰：

「待我稟知軍門統領，贊成獨立。」言訖，即逸去。李景濂則歸報李準，宜於從速進攻。自此兩軍接仗，戰況至為激烈。倪映典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驟馬馳驅，聲聲喊殺。然而新軍實已陷於三面包圍，當新軍奮力戰至橫枝岡，倪映典中彈墮馬身亡，新軍被殺者百餘人，餘眾惶惶無主，不戰自亂，競向石牌、東圃、白雲山一帶急退。事後清軍四出緝捕，大索不已，於是續有十四人被捕。廣州新軍之役告終，是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第九次革命。

庚戌（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四月二日），汪兆銘、黃樹中（復生）謀炸清廷攝政王載灃事洩，兩人雙雙被捕下獄。是年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先生方自舊金山經日本、新加坡而抵庇能（檳榔嶼），是日在庇能召開會議，黃興、趙聲、胡漢民、孫眉、鄧澤如，暨庇能黨員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等均與會，孫中山先生首先致詞曰：

「現在時機既迫，吾人當為破釜沉舟之謀，款項多一分，即籌備足一分。吾黨不乏熱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為備，每有臨渴掘井之患。今舉全力以經營，鑒於前車，故為充份款

項之籌集。事濟與否，實全繫之。擬發捐冊，以中國教育義捐名義，免居留政府之干涉。」

當時，在場同志一致表示贊成，並決定未來之舉義地點仍在廣州。先行預定募款十萬元，以英屬、荷屬南洋各籌五萬元，暹羅安南合籌三萬元為目標，美洲各埠則暫且不計。

是日會議席上，即已釀資八千餘元，翌日起再由各同志分赴各埠勸募，不數日間，即已募集五六萬元之譜，遠地各埠尚且不在其列，華僑之嚮義心切，使同盟會同志信心大增，勇氣百倍，於是繼續開會決議此次大舉仍以廣州新軍為主幹，但須另擇同志五百人成立選鋒隊，任發難之責，有以領導軍隊與民軍，俾免重蹈前此多次起義失敗之覆轍，此次起義計劃決傾同盟會全黨人力物力以赴，擬先攻佔廣州，然後由黃興領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向南京，兩路用兵，底定中原。是年十二月，黃興、趙聲即設統籌部於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推黃興為部長，趙聲副之。

黃花崗之役的籌備

但孫中山先生遍遊南洋英荷各屬，籌募足額經費之計劃，却因各該地殖民政府之阻撓而無法進行。孫中山先生乃自庇能啟程再赴歐美，獲得維多利亞、溫哥華、曼得利、舊金山、檀香山各地華僑之熱烈支持，踴躍輸將，不數月間募集七萬餘元，廣州大舉，至此已屆籌備成熟階段。

清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十日（四月八日），南洋霹靂埠同志溫生才刺殺廣州副都統李準，功成身死，從容就義於廣州諮議局前。同日香港統籌部舉行發難會議，議決選鋒隊員自五百人增至八百人，以趙聲為總指揮，分兵十路，大舉進攻，並推定十路進攻指揮人員，暨其所負之任務如次：

第一路：由黃興率領南洋暨福建同志進攻兩廣總督衙門，撲殺兩廣總督張鳴岐。

第二路：由趙聲率領蘇皖二省同志進攻水師行台，撲殺李準。

第三路：由徐淮揚率領北江同志進攻新軍督練公所。

第四路：由陳炯明暨胡毅生率領民軍及東江同志，進佔大北、歸德兩城樓，以阻止旗界兵兵赴援。

第五路：由梁起、黃俠毅率領東莞同志，進攻巡警道中廣協署衙門，兼防大南門一帶。

第六路：由姚雨平率領同志攻佔飛來廟軍械局，並攻佔小北門，引入新軍同志協力作戰。

第七路：由李文甫率領同志五十人攻入旗界，兼及石馬槽軍械局。

第八路：由張六村率領同志五十人攻佔龍王廟高地。

第九路：由洪承點率領同志五十人攻破西槐二巷之清軍砲營。

第十路：由羅則軍率領同志十人破壞電信局，斷絕廣州城內清吏清軍之聯絡。

以上自第一路至第六路，每路同志各為百人。戰略既定，遂議決以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三日，星期四）為起義日期。當時，香港統籌部已排除萬難，先在海旁西街、育賢坊兩處開設米店兩家，專為担保貨屋之用。嗣後陸續由女同志假飾家屬、女傭，並派定攜有妻兒子女之同志進入廣州，貨屋居住。前後在城廂裏外設立機關達三十八處之多，另在旗界租界縱火機關九處，準備屆時縱火，使清吏清兵膽寒而一壯革命軍之聲勢。軍械方面，則由暹羅、安南、日本等地購運最新式之庫利槍支八百餘桿，自製炸彈三百餘枚，白刃三百柄，在清吏清兵嚴密搜查聲中，以頭髮、米包、或納諸傢俱、花盆、罐頭之內，甚至扮做婚嫁，利用花轎、聘禮，分批運送進入廣州城。

舉事之前，原定由來自庇能之同志馮漢漢負責刺殺李準，清除一大障礙，不料馮漢漢臨時畏縮，蹉跎誤事，成為是役成敗之重大關鍵之一。

復有陳鏡波係奉李準之命，混迹同志之中，竟被選派擔任運械重責，陳鏡波據向李準告密，因此乃有槍枝百餘暨大批子彈被查獲沒收，使李準確知革命黨人即將在廣州舉事，廣州戒備益趨嚴密。香港統籌部旋即將起義日期展緩至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黃興於晚間進入廣州，親赴機關部宣佈發動日期及時間，行前，曾作絕筆書如下：

「培臣、螺生、源水、孝章、應章各兄鑒（按均係南洋同志）；事元無暇通候，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即頌壽安！」

然而，黃興抵達廣州，宣佈發動時間之翌日，兩廣總督張鳴岐，即已令調巡防營數營開入廣州，進駐高屋建瓴，控制全城之觀音山。當時即有同志提議改期舉事，但黃興及少數同志認為各處機關均已準備齊全，改期無異解散，前功盡棄，何以對海外熱心捐款之僑胞，堅持如期起義。唯至起義之前一日，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姚雨平自港抵穗，方知來自日本及西貢之槍械猶未到齊，不得已將舉義日期延後一天，又因趙聲所率蘇皖同志口音有異，易為清吏發覺，遂臨時決定遣送一部份返回香港。

是日，廣州清吏張鳴岐、李準業已偵悉黨人起義在即，立即增調巡防營兩營入城，撥其三哨（排）協守龍王廟高地，唯恐新軍響應，復下令收繳其槍械，並連續破壞黨人機關多處。胡毅生見大局益形不利，又度提議展期，陳炯明、暨趙聲駐穗代表起而附和。黃興為此痛心異常，決心拚却一死，如期舉事，以維黨人信譽，庶幾不負

海外僑胞之喝望。當即下令各部選鋒同志從速退却，惟請保存槍械，俾便再舉。令下後，遵令退出廣州之選鋒同志計達三百餘人，但仍有少數選鋒同志，願與黃興共生死，全信守，自願留在廣州，如期發難，其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之壯志，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兩廣督署付之一炬

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六日，星期三），先是，陳炯明、姚雨平前來總機關部報告：自順德調入廣州之巡防營中同志，業已決心屆期反正，使總機關部同仁精神為之一振，午間舉行會議，四川同志喻培倫、福建同志林文相繼慷慨陳詞，有云：

「革命軍知有前進，不知後退！事已至此，非我殺敵，即敵殺我，惟有同心合力，準備殺敵流血！」

黃興聞語壯之，立即電告趙聲，邀其所部從速過返廣州如期發動，趙聲欣然應諾，其所部蘇皖同志旋即紛紛入穗，籌義爭先，無稍瞻顧。當夜再舉行會議商定戰略，臨時改變計劃由黃興率隊自小東門赴攻兩廣總督衙門，陳炯明一軍進攻巡警教練所，姚雨平往攻小北門槍砲局，引領新軍及防營同志入城助戰，胡毅生一軍攻取大南門。發動時間定為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總指揮一職因趙聲不及趕到，推由黃興代其任。

詎料，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星期四），起義之前，香港方面有部份同志因時間緊迫，不及趕到廣州參加，電請總機關部再將舉義日期延緩一天，總指揮黃興因部署已定，無法更改。陳炯明竟通知胡毅生改在三十日發動，同時姚雨平一路亦因故遲遲未發。廣州起義一役，至此乃自十路進兵，改為四路進攻，臨發動時則僅餘黃興親自率領之一路而已。三月二十九日上午

，決心起義同志紛向小東門黃興寓所集合，自香港乘早班輪趕到之同志亦相率而至，統計參與斯役之同志共達一百七十餘人。黃興整日忙碌，督率所部分發槍械，分別部署，各選鋒同志每人發給象牙印章暨黑鋼時錶，一律臂纏白布，着黑布橡膠鞋，以資辨認，並決定發動之時以螺角為號。

下午四時許，一百七十餘名同志全部集中於黃興寓所，黃興據中而坐，昂揚演說，使各選鋒同志振奮鼓舞之情，溢於言表，然後由林文分發短刀，喻培倫分發炸彈，各同志分別裝束停當。朱執信匆匆趕到，立即剪去長衫下擺，加入起義行列，譚人鳳亦自香港趕來，告以香港同志仍在絡繹來穗途中，力請展緩一日舉事。黃興則頓足大罵：

「毋亂我軍心！」

譚人鳳見大隊出發在即，鬚髮戟指，義形於色，自動整裝參加，黃興婉言相阻，有謂：

「先生年老，此是決死隊，願毋往。」

譚人鳳怒曰：

「君等敢死，鳳獨懼乎！」

立向黃興索二槍去，正把弄間，不慎誤觸扳機，猝然發射。黃興急將二槍奪回，譚人鳳遂不及參與斯役。

出發前十分鐘，陳炯明遣人前來探問發動與否？見黃興即將整隊出動，遂欲無一言而去。此又為廣州之役失敗關鍵之一，蓋因陳炯明深恐舉事不成，首鼠兩端，派人來小東門探望動靜後，既已決心按兵不動，又不曾使來人向黃興說明，致使黃興誤以為仍照昨日所定戰略進行，四路人馬同時發動，終至孤軍無援，奮戰至犧牲殆盡而後已。

下午五時二十五分，黃興親率林文、林文甫、喻培倫等一百七十餘名同志，自小東門出師，由何克夫、劉梅卿等高奏號角，嗚嗚之聲，悲壯

淒厲。革命健兒迅速推進，猛撲兩廣總督衙門。當時粵督張鳴岐正於署內召集所部，商討對付革命軍之策，不意革命軍自天而降，疾若風雷，於途中槍殺抗拒巡警後，旋即攻抵督署門外，署內衛兵數十人倉卒應戰，林文、何克夫率二三同志凌厲直前，競相拋擲炸彈，當場斃衛兵數名，並殺其管帶金振邦，餘衆抱頭鼠竄，四散奔逃。黃興遂率林文、朱執信、李文楷等十餘人由側門攻入督署，其餘同志則由喻培倫率領佈防於督署門外，抵禦大隊清軍馳援。

黃興奮勇當先，率領十餘同志迅速攻抵督署大堂，時有退守大堂兩側之衛兵，以欄杆為掩護，密集射擊，致使同志杜鳳書等相繼死難。黃興機警，立即適至大柱之後，發槍連射，不僅傷其一人，且將渠等之退路斷絕。負隅頑抗之衛兵唯有棄槍稱降，聲稱願予引領黃興等往覓張鳴岐。黃興一行自此順利進入督署後堂，唯在遍處搜查之後，方知張鳴岐等早已逃逸無蹤。黃興等遂將火種置於床上，然後迅速退出，出署時則已烈焰騰霄，兩廣總督衙門從此付之一炬。

碧血忠魂千秋足式

但黃興一行衝出督署前，喻培倫及其所部却以久候清軍不至，轉而往攻督練公所，喻培倫一支主力方離督署，督署衛兵詎知黃興人少，迅又集結前來堵截，黃興一行唯有且戰且走，於擊退一衛兵排後始得衝至東轅門，適與李準之親兵大隊猝然相值。林文曾聞趙聲見告李準所部之中不乏革命同志，因而衝前高呼：

「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恢復漢土！」

餘音嫋嫋，李準所部即跪地射擊，林文舉槍待射，而李部衆槍齊發，一彈射中林文腦部，當場壯烈捐軀。與此同時，同志林尹民，劉元棟等亦中彈身亡，黃興則右手被擊斷二指，足部亦

受微傷。但仍能力持鎮靜，相機調度。令將傷餘同志分為下列三路：

第一路，由徐淮揚率花縣同志出小北門，設法與新軍同志相接應。

第二路，由劉梅卿、馬侶率四川、福建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

第三路，由黃興親自率領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炳輝等十人出大南門，莫能與防營革命同志相接應。

其中第三路黃興等十人方始行抵雙門底，立有巡防營一大隊聞訊趕來阻截，雙方劈面相逢，距離不過一丈左右，方聲洞驟見形勢危殆，奮不顧身，舉槍猛射。適有巡防營哨官（排長）溫帶雄、陳輔臣等原係革命同志，溫帶雄甫見黃興一行立即大喊兄弟，其所部亦有十餘人連呼：「兄弟勿走！」惜方聲洞驟遇敵軍急起應戰，倉卒之間不及辨察，首將溫帶雄擊斃，巡防營紛起回擊時，方聲洞亦中彈殞命。自此雙方展開猛烈轟擊，相持有頃，陳輔臣匍匐逃抵方言學堂，清兵四散，黃興等之圍遂解，但已失却兩軍會合可操勝算之機。

黃興自雙門底率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衝出大南門，又遇防營百人，再起激戰，李子奎陣歿，黃興退至衛邊街時，四顧已無同志相隨，乃退入一小雜貨店中，繼續開槍却敵，連傷清軍七八人後，防營略退。黃興遂易服避往河南機關，遇女同志徐宗漢，為之裹傷。

其餘轉戰廣州之兩支革命軍，出小北門接應新軍之徐淮揚一路，為巡防營大隊清軍所逼，退據源盛米店負隅力抗，苦戰達一晝夜之久，終因子彈罄盡，復因張鳴岐下令燒街火攻，革命黨人越後垣撤退，沿途迭遭清軍襲擊，犧牲慘重，被捕及陣歿者頗多，花縣十八烈士，無一倖存。另一路係由劉梅卿、馬侶率領往攻督練公所，與喻培倫、饒國樞、秦炳、熊克武等猛攻觀音山不克

後却之一隊相會合，在蓮塘街遭遇大隊清軍展開激戰，迄夜間九時力竭彈盡，向小北門撤退，又與旗兵遭遇，苦鬥兩小時，僅餘莫紀彭、熊克武、嚴驥等負傷逃出，劉梅卿、何克夫、朱執信等賴其急智易服脫身。

香港統籌部方面，趙聲、胡漢民於當日深夜獲悉廣州起義業已如期發動，百餘同志正與清軍陷於苦戰之中，立即盡起留港同志附輪馳援，三十日（四月二十八日）晨間抵達廣州，起義已告失敗，廣州城門緊閉，緹騎四出，正在厲行搜捕革命黨員，胡漢民、李恢、鄭烈等二百餘位同志唯有滿懷悲憤憤然而返。趙聲則因迷途渡河而至河南，與黃興相晤，兩人痛心疾首相擁大哭，黃興憤激莫名竟至昏厥，甦醒後猶欲裹傷渡河與清吏一死相拚，經趙聲、徐宗漢力勸方止，當夜同輪赴港，與統籌部同志胡漢民等相對廢泣，旋入雅麗醫院療傷，因切割二指須動手術，由徐宗漢託黃妻簽字同意，並留院妥為照料，其後遂締革命姻緣，為革命史上一頁佳話。

廣州城內轉戰四方之同志，除當場陣歿者外，尚有林覺民、喻培倫、陳可鈞、宋玉琳、李文甫、李德山、徐滿凌等四十餘人被捕，清吏庭訊時無不大義凜然，慷慨直承，但求速死以報國家民族。綜計斯役殉難同志共達八十六人，烈士忠骸經黨人潘達微挺身而出，收得七十二具，合葬之於廣州紅花岡後改名黃花岡。此即悲壯慘烈，永垂不朽三二九黃花岡之役，革命同志前仆後繼，甘死如飴之偉大精神，足使滿腹心摧胆裂，震懼不已，孫中山先生曾指是役：

「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概，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

又謂：「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

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集，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止。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之役並壽！」

是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第十次革命。

中部同盟會發難期

黃花岡一役幾使同盟會各省精英犧牲殆盡，其後不久趙聲亦因刺激過甚抑鬱而終，幾經艱難籌募之革命經費，尤其所耗不貲，香港統籌部名存實亡，釀成中國同盟會成立以來最沉重之一大打擊。但在黃花岡之役發動初期，譚人鳳即已奉香港統籌部黃興、趙聲之命，攜兩千金赴武昌聯絡革命同志，成立機關，密謀響應。黃花岡之役失敗後，五月廿二日（六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亦自美國芝加哥抵達舊金山，獲得洪門三合會致公堂之盛大熱烈歡迎，致公堂且奉孫中山先生以「洪棍」之領袖地位，當由同盟會及致公堂分別佈告，彼此聯合一氣，共圖光復大業。六月廿六日（七月廿一日）尤在舊金山設立洪門籌餉局，以為再興義師之計。與此同期則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於閏六月初六日（七月卅一日）在上海成立，推舉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楊譜笙、潘祖彝為總務幹事，發佈宣言，積極進行長江流域各省之革命起義事宜。派居正成立湖北分會、焦達峯成立湖南分會、范鴻仙、鄭贊丞成立安徽分會、吳承珊、張應隆成立四川分會，概由上海總機關直接統轄，而置重點於武漢三鎮。在華南則黃興決心實行個人暗殺，俾為死難同志復仇，震懾清吏，重振革命軍之聲勢，力疾組設東方暗殺團，於是，閏六月十九日（八月十三日）林冠慈、陳敬岳炸傷李準於雙門底，李準傷腰，兩烈士則相繼成仁。

武漢方面，居正囑命抵達武漢後，立即聯絡

夙與同盟會通聲氣之當地兩大革命會社機關：由劉公、孫武、張振武、鄧玉麟、張知本、楊時傑等領導之共進會，以及由蔣翊武、劉復基、王憲章、蔡濟民、潘康時等所領導之文學社。召集其主要份子，幾度會談，議決設立革命總機關部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八號，推居正負責主持，另在武昌胭脂巷十一號設立分機關部，由胡祖舜主其事。復於糧道巷九號成立同興學社，俾供同志集會之用。又在左旗、右旗之工程附近設一同興酒樓，推鄧玉麟主持店務，專負軍隊聯絡之責，各標（團）營入黨之新軍，概在流水賬簿中登錄。另由孫武在武昌分水嶺卅三號賃屋居住，多方展開革命活動。

當時黃花岡之役方敗，革命怒潮，洶湧澎湃，各省軍民，咸有推翻滿清，恢復中華之信念決心。武漢三鎮革命機關既次第建立，軍人學生，紛紛加盟，使革命黨之聲勢日益浩大，所苦者為經費有限，無法發動起義壯舉，主事人為此極感焦灼，居正、焦達峯等甚且擬往盜取蘄州西北鄉洗馬坂達金廟之金佛，售之以充起義費用，費盡心力，事仍不諧。

適有同志劉公，奉父命挾資五千兩擬北上捐官，途經武漢，諸同志遂力勸其捐充起義經費。至此總機關部方始召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儘速在武漢舉事，並推定起義後之各部門負責人選如次：

鄂軍都督 劉公
副都督 劉英
陸軍第一鎮統制（師長） 宋鎮華
陸軍第二鎮統制 黃申雍
第三至第四鎮暫闕。
第一次會議並議決推定起義時以新軍為主幹，並推定新軍各標營代表如次：
第廿九標代表 蔡濟民、高尚志。
第卅標正代表 楊宏勝。

副代表 方殿甲、周楚材。
砲隊第八標正代表 徐萬年。

副代表 孟發臣。

馬隊第八標代表 沙金海。

工程第八營代表 熊秉坤。

憲兵營代表 彭楚藩。

同時並議決下列三事：

一、在武昌城內選擇衝要地點，開設旅社，平時互通消息，起事時即作為集合地。

二、在漢口租賃房屋，專事製造起義時所需之炸彈、旗幟、文告等件。

三、派人赴上海購辦手槍，並邀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速來主持。

結果居正、楊玉如二人被推派赴滬，晤宋教仁、譚人鳳等，請即赴武漢主持大計，但譚人鳳因病入院，宋教仁遲遲不決，乃又遣人赴香港往邀黃興。黃興聞訊後迅即偕其夫人徐宗漢由香港啟程，經滬轉鄂。

武昌起義計劃周密

先是，辛亥四月（五月）清廷遽然宣佈鐵路幹線收歸國有，並將大舉外債開始與粵漢、川漢鐵路，川鄂湘粵四省民衆原已竭其血汗之資，分別認股，將該二路之路權，自清廷售給之美商合興公司手中購回，正擬着手興築，俾免利權外溢，引導外力入侵，突由清廷宣告鐵路國有後，四省民衆所已繳納之股款乃被清廷一舉攫奪，於是輿論大譁，反對浪潮瀾漫全國，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誓死抗爭。七月間成都民衆請願遊行，川督趙爾豐竟下令清軍開槍，無辜民衆死傷頗多，釀成驚人血案。端方旋即奉令調遣鄂省新軍入川彈壓，革命黨人因此亟謀舉事，八月初三（九月廿四日）孫武、劉復基等在胭脂巷武昌總機關部召開聯合會議，到會同志六十餘人，由孫武担

任臨時主席，會中議決八月十五日（十月六日，星期五）起義，並立即通知湖南焦達峯同時發難。同時議決各部人選、軍隊組織暨起義步驟諸事項，茲予簡述如次：

一、各部人選：

革命軍臨時總司令 蔣翊武（文學社社長）。

參謀長 孫武。

參謀 劉復基、蔡濟民、吳醒漢、王憲章、張廷輔等。

內政 楊時傑、楊玉如。

交通 楊宏勝。

傳達命令 鄧玉麟。

起義文告 牟鴻勛、梅寶璣等。

製造炸彈 孫武、潘公復等。

二、軍隊組織：

以十人為一分隊，三分隊為一支隊，三支隊為一大隊。

每隊設隊長一人，副隊長二人。

臨時司令部設於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寓。

政治籌備處設於漢口長清里總機關部。

三、起義步驟：

1. 以廿一混成協之輜重、工程兩隊總代表李鵬昇負責縱火為號。

2. 以廿一混成協砲隊總代表蔡鵬來，首先率隊響應。

3. 然後由第八鎮工程第八營總代表熊秉坤負責担任佔領中和門內楚望台軍械所。

4. 繼由第廿九、第卅標總代表蔡濟民、方維等率隊赴楚望台，合兵進攻湖廣總督衙門。

5. 城外南湖第八鎮砲隊第八標徐萬年、蔡漢卿等，率砲隊由中和門入城，協攻督署。

6. 第八鎮卅一標，暨廿一混成協四十一標留守部隊，由趙士龍等率領，進佔蛇山，掩護砲隊。

7. 漢陽兵工廠駐軍第廿一混成協四十二標之一部，負責佔領龜山砲台。

8. 駐漢口之四十二標一部進佔武勝關。由上述起義步驟，可知湖北黨人原所擬訂之計劃，相當周密，不僅一舉盡奪武昌、漢陽兩地險要，確切控制武漢三鎮，雄踞長江中游。尙且由於先有進克鄂豫邊境號稱天險——武漢門戶武勝關之部署，兼以湖南省垣長沙同時發難，華中腹心之地盡入掌握，尤可拒清軍於武勝關外，進攻退守，從容展佈，以待各地義師之起，不難一舉顛覆清廷，使革命大功告成，全國歸於一統。然則所可惜者，會議結束後，當日下午二時許，南湖砲隊八標一部同志，爲同袍退伍者餞行，猜拳行令，興會淋漓，爲其隊官（連長）出而干涉，同志不服，幾於引起暴動，徐萬年等乃馳入武昌，赴同興學社請求提前起義，孫武、鄧玉麟力持不可。但李翊東則堅持先發制人，免爲清吏所乘，於是勉予決定當晚發動。鄧玉麟等立即通知蔣翊武、劉復基等，齊集胭脂山胡祖舜寓從速準備，俟衆人齊集，劉復基又主張緩發，以俟黃興、宋教仁之來，暨居正自滬採購之手槍運到。獲得與會同志一致贊成，惟砲隊八標在暴動中已受傷之孟華臣，憤懣不已，分訪鄧玉麟及胡祖舜，詰責各機關主持者籌備遲延，貽誤戎機。經鄧、胡再三婉勸，方始快快而去。詎料經此事變，革命黨人八月十五日起義之消息，終告外洩，甚至漢口各報，亦予公開揭載。

工程八營開第一槍

翌日，武漢三鎮清吏，立即實行特別戒嚴，並封禁黨人機關漢口大江報，同志詹大悲等被捕下獄，總機關部迫不得已，唯有下令延期，於武漢風聲鶴唳，疑騎四出聲中，八月十八日（十月九日），黨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所賃之密室轟然發生爆炸，原因係裝配炸彈失慎，孫武面部受傷，急由李作棟扶入日本同仁醫院治療，其餘同志四散走避。當時屋內猶仍濃煙瀰漫，鄰居忙報火警，俄租界巡捕迅即趕到，搜出炸彈、旗幟、符號、印信暨文告等件，竟由俄界捕房轉知漢口警局，並將同里一號劉公之妻李貞卿及其弟劉協卿等捕去。武漢巡警道據而嚴令捕拿黨人，漢口總機關卒遭破獲，搜出黨人名冊，立即轉送武昌。

武昌城中之湖廣總督瑞澂、新軍第八鎮統制張彪聞訊大驚，下令禁止官兵請假，緊閉四門，厲行戒嚴，按照黨人名冊遍城大索，指名逮捕。清吏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新軍中之同志親狀情形不妙，難免惴惴不安。俄而鄧玉麟自漢口冒險起來報告警，武昌方面同志始知名冊已被查抄，同志因守圍城，無一可獲倖免。蔣翊武即與鄧玉麟、劉復基、陳嘉、楊宏勝、彭楚藩、張鵬程等在小朝街機關部舉行會議，會中同志一致主張立即發動，免遭清吏按圖索驥，一網打盡。蔣翊武乃以臨時總司令名義頒發命令，遣派專人分送各處，決定當夜起義。入晚，楊宏勝運送炸彈潛入工程八營被人發覺，急回寓所，繼續裝配炸彈，詎料偶一失手炸彈爆炸，崗警聞聲破門而入，將面部受傷流血不止之楊宏勝逮捕。午夜十二時，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牟鴻勛、方典等正在小朝街機關部二樓等候發難，準備出發，忽有大隊軍警掩至，楊復基投擲炸彈却敵，反爲彈片射傷面部，仆地不起。蔣翊武、彭楚藩等自晒台躍登鄰家屋頂，向警察學堂方面逃逸，不幸屋頂倒塌，墜入警察學堂二樓，於是楊復基、彭楚藩俱

告束手就擒，至此，武昌山前、山後、胭脂巷、黃土坡、小朝街各機關盡被清吏破獲，武昌漢口復遭嚴密封鎖，消息斷絕，十八日夜舉事又成泡影，次日天明之前，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烈士，乃於督署轅門被斬。

大革命前夕恐怖之夜，武漢兩地革命機關悉遭破壞，黨人被捕者已達十數人之多，大規模之搜捕工作猶在繼續進行之中。新軍中業已入黨之同志人心惶惶，岌岌不可終日，但以主持之人，未獲發動命令，彼此又因戒嚴之故，無法切取聯絡，從而惶亂無計，人人自危。工程八營駐守武昌總軍火庫楚望台附近，負責楚望台之守備，該營總代表熊秉坤，目擊清吏所派之巡防營已對該營加以監視，心知搜捕行動必將繼之而來，遂即邀集同仁秘密商議，熊秉坤慨乎言之：

「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與其束手待斃，何如及時發動。今日之事，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驚天動地，雖死猶烈！」

黨人聞言，咸爲動容，於是決定即刻舉事，祇以槍彈全被沒收，黨人遂遍處搜尋子彈。同志呂超功在其家中取得乃兄所存之子彈數盒，章盛愷、于郁文則竊取排長方定國之子彈數排，一併交由金兆龍妥爲分發。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星期二）寒露之後一日，下午大雨傾盆，天地晦冥，當時全營嚴禁外出一步，熊秉坤等正以無從與他營同志取得聯絡，心憂如焚，于郁文忽又盜取腰牌號簿各二，立偕熊秉坤躍過警衛，分赴廿九標、卅標晤見同志，知會工程八營旋將發難，請予屆時響應。熊于二人聯絡已畢，方始返抵該營。不意已被排長陶啓勝偵知有異，率護兵二名，登樓巡查，驟見程定國、金兆龍等俱在擦槍上子彈，直叱其名厲聲喝問：

「爾等豈造反耶？」

金兆龍情知事已敗露，頓時反目相向，抗聲

回答：

「造反即造反，又如何？」

言訖，陶啓勝一躍上前，緊執金兆龍之雙手，令護兵上前加以細綁，護兵見革命黨人多勢壯，遠不敢應，兩人遂徒手相搏，糾纏一團，陶啓勝力大，金兆龍不支，於是情急大叫：「衆同志再不動手，更待何時？」

武昌首義的第一鎗

程兆國聆言即以槍托猛擊陶啓勝之頭部，陶啓勝皮破肉綻，血流滿面，隨即放開金兆龍，轉身脫逃。被程兆國開槍擊傷其腰部，此即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之第一鎗。陶啓勝負創後仍然拔足飛奔，逃抵樓門，熊秉坤唯恐渠逃脫告警，再發一槍惜未命中。工程八營之革命同志，驟聞槍聲，立起響應，一時槍聲此起彼落，秩序一片大亂，各同志紛起奪取軍裝房貯存之子彈，並搗毀電話，切斷工程八營對外聯絡。該營代理管帶阮榮發、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急起彈壓，悉遭革命同志擊斃，混戰之中，革命同志程鳳林、章盛愷受傷，韓似信將營房中之煤油燈推倒，使工程八營迅即起火。時在晚間八時以後，風雨如晦，火光燭天，散居各地之革命同志，武漢居民，以及滿清官吏，由此火光俱知革命義師業已發動。

烈燄騰霄聲中，熊秉坤狂吹警笛，召集同志迅速整隊，由渠率領跑步衝出營房，真奔楚望台總軍火庫，展開革命軍之第一戰，同時亦爲成敗關鍵之一役。途經第八鎮第十五協西門時，連放三鎗，此即事先約定之暗號。工程八營革命同志攻抵楚望台，步隊廿九標蔡濟民先已集合同志起而響應，於是兩軍會合，守楚望台之左隊隊官吳兆麟爲情勢所迫，不敢抗拒，起義同志則以其軍

階較高，推之爲臨時指揮官。

革命軍旗開得勝，楚望台不戰而克，蔡濟民立即自率一隊，奮勇前往進攻湖廣總督衙門。不久，吳醒漢聚集卅標之同志胡效篤等，四十一標留守部隊亦由隊官胡廷佐等率領，相繼馳抵楚望台集合，革命軍之聲勢，丕然一壯。嗣即重整戰鬥序列，相率前往攻打督署，另遣馬明照率一小隊奪取望山門，出城疾趨南湖，往迎南湖第八鎮砲隊第八標之同志，拖砲入城助陣。

先是，小朝街機關未破獲前，鄧玉麟叩命潛赴南湖，通知砲八標同志定八月十八日夜舉義，鄧以武昌四門緊閉，搜查甚嚴，繞道漢陽率於十九日始克抵達，方始協同孟發成、徐萬年等同志拖砲出營，準備入城發難，俄而武昌城內槍聲大作，馬明熙等疾馳而來，獲知工程八營等部同志業已攻佔楚望台。砲八標同志遂向相隣之馬隊發砲知會，馬隊同志立刻舉槍響應，立推孟發成爲指揮，拖砲調馬，齊向武昌進發。

當湖廣督署被攻，鄂督瑞澂、統制張彪即調輜重八營、憲兵隊及警察集結頑抗，以機關槍封鎖通路，使蔡濟民所率領之革命軍無法衝突，相持達數小時之久。及南湖砲隊趕到，迅即在蛇山架砲，並囑前敵民軍在督署附近舉火，照明轟擊目標。須臾督署一帶火燄熊熊，砲隊同志瞄準目標發砲猛射，前敵民軍趁勢勇猛衝鋒，頓時殺聲震天，火光遍地，守軍不支紛紛潰退，瑞澂深夜命人洞穿圍牆，鑽穴而逃，出平湖門登楚豫軍艦，其時天色將曙，革命軍終告攻克督署，統制張彪則率輜重營等各部殘餘，退出武昌，渡江逃赴漢口劉家廟，武昌全城，至此正式宣告光復。

孫中山先生評論武昌一役之經過，曾經坦率指出：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以當時武昌之新軍

，其贊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調往四川。其尙留武昌者，只砲兵及工程營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軍，尙屬毫無成見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機關破壞而自危，決冒險以圖功，成敗在所不計，初不意一擊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

鄂軍都督府之組成

湖廣督署攻克後，武昌城內之清吏逃避一空，革命軍相率駐守各城門暨各官廨，同志學生派隊巡行街市，演說革命宗旨，武昌全城七邑不驚，萬民稱慶。唯黃興尙在由港赴滬途中，宋教仁托詞，譚人鳳告病，中部同盟會主事人俱未抵達。而武漢革命同志中則劉公謙辭，孫武負創，蔣翊武逃出武昌城後不及過返，革命軍頗有羣龍無首之苦。適有第廿一協協統黎元洪平素馭下寬厚，甚得軍心，起義時匿避黃土坡其參謀劉文吉宅，被革命軍搜獲，遂擁之爲鄂軍都督，黎元洪初猶欲效忠清廷，堅持不允，後見大勢於革命軍益趨有利，終於受之不辭，親出任事。是日，鄂軍政府正式成立，以湖北諮議局局長湯化龍主民政，吳兆麟、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高尚志、鄧玉麟、徐達明、王憲章、王文錦、謝石欽、陳宏誥、蔡大輔、黃元吉、甘熙績、朱樹烈十五人組織謀略處。

八月廿一日（十月十二日）漢口光復，鄂軍政府佈告安民，並照會各國駐漢領事，揭示革命宗旨，在於「共圖討滿，推倒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致誤會。」次日（十月十三日）漢陽亦告易幟，軍政府尤獲各國駐漢領事團會議決，承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宣告嚴守中立。八月廿三日（十月十四日）譚人鳳來自南京



。防佈外郊昌武赴開軍命革義起昌武日十月十年（一一九一）亥辛

，居正返自上海，蔣翊武還自京山，先是劉公亦入軍政府參與機要，經過一日之籌商，軍政府乃於次日起擴大組織，加強人事，廿六日（十月十七日），鄂軍政府召開會議，議決職官薪給自都督以下每人月支廿元，軍隊餉章另訂之。同時由居正等起草「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計分六章廿四條，九月四日（十月廿五日）經由軍政府會議通過，並推定都督府之各部人選如次：

一、內政部長 馮 濬 副部長周之翰。
停戰後馮辭楊時傑繼，楊去，改部為司，以周汝翼為司長。

二、外交部長 胡 瑛，副部長楊 璣 垣。

——胡瑛轉任烟台都督，以王正廷繼；王改任參贊和議代表，由夏維楨繼，江恆源副之。改部為司後，首任司長伍朝樞，副司長胡朝宗。

三、財政部長 胡瑞麟，副部長陶德崑，胡陶去職，由李作棟、潘祖裕繼。

四、編制部長 湯化龍，副部長張海若。湯張去職，以徐聲奎、李逢年繼。

五、交通部長：熊繼貞，副部長傅立相。

六、司法部長：張知本，副部長彭漢遺，後彭去職，吳道南繼之。

七、教育部長蘇成章，副部長查光佛。

八、實業部長李四光，副部長牟鴻勛。

九、軍政府秘書長楊玉如，楊去陳壽熙繼，陳調職，始由黎元洪之親信饒漢祥繼。

鄂軍都督府成立後，各省紛紛響應，相繼光復，中華民國宣告誕生。以下史實，請參見拙著「六十年來的中國」，不再贅述。

劉鄂公著

開國與首義

雙十節出版

全書共五大章，由武昌起義，南京開國，清帝遜位，袁世凱竊國，一直到 中山先生辭職後蒞鄂慰勞首義軍民，並用銅版紙精印當年圖片七十餘幀，又摘錄六十年來海內外重要大事，廿五開精裝普及本，定價新台幣一百元，預約七折至十月底止。郵撥三四六八劉家麟戶。

經銷：正中書局、台灣開明書店